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主塘小纂

續集
附錄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三百二十六

集部

圭塘小藁續集

元 許有壬 撰

墓志

先太夫人歸祔志

太夫人姓高氏世家彰德祖諱穆蘭監衛輝路考諱榮
承事郎萬寧縣尹太夫人幼淑懿祖妣王夫人愛過其
女擇配極慎乃歸先尚書公家故饒田畜而我素貧安

若習焉事姑宋夫人以孝聞周睦姻黨舉無間言先公
爲小官間關世途實多內助同官家芬華相矜獨整簪
珥延師買書嘗曰吾教子苟成當富彼百倍人但勵志
安貧瀆貨其效應後自見也先公好客究力營給有佳
飲食必蓄以待平生不私一錢聞親識有私藏者謂子
女曰財出夫子私將焉用此態世多我不能爲汝曹當
戒也子女雖愛教不姑息故女克敬戒子不至辱其先
者慈訓有素焉長子有恒治生於外太夫人總於內先

公居家手不釋卷迄終身無纖累一妹適集賢直學士
狄文忠南北間關語及輒流涕因為有恒娶其女尤好施
予遠近姻族或養於家或資以生里巷病窶猶拯焚溺
故舊有喪飲食爲廢後有聞率不敢告見人憂患汲汲
督諸子營救臧獲小過必掄衣履瑣屑每躬爲之諸子
止之曰彼亦人也吾以此消日爾其仁厚慈恕蓋出誠
性至於女工精敏又諸族所希見有士爲兩臺御史封
恭人湯陰縣君左司員外郎進高陽郡君兩淮轉運使

加高陽郡太夫人至順二年五月廿六日棄代於揚州
壽六十有七嗚呼天乎乃至是乎有壬始官南北雖不
在側而改官加封報不間歲尊慈殊慰以爲酬昔言矣
承乏詹事中議左司員外郎右司郎中又移左司皆在
側也侍先公終正寢襄事居鄂服除有恒忽去世季有
孚入會試而有壬迫赴淮漕叔有儀棄經筵檢討獨任
家事尊意懸百口累不肯出有孚登第歸居家待次乃
甚喜有出意即迎至揚有儀從焉有壬召叅議中書省

事具舟將北太夫人鍾愛幼女擇歸有日臧獲病者十人乃語有壬曰汝妹事吾寤寐在念北則迂矣且病者畱之誰托挈之舟隘暑蒸此幸屋大宜夏有儀又善事我汝當扈從上京京師屋艱得汝先往求之別不兩月妹事畢病者復計我至京扈從適歸事當兩濟況使來三月不亟行恐叵測時往還諸公亦旦夕從使者眊眊相勉謂堂上起居康勝處事明當而有壬冒榮不孝遂輕信焉去才四十五日而訃音達上京矣嗚呼天乎果

至是乎昔南臺同官言親年逾七十無兼丁溺官榮達
奉養者可禁指其鄰有仕江西父病念其子而殞者有
壬時同署焉孰謂一旦身當之邪呼天不聞呼地不知
知是而懲而卒罹之豈非冒榮之過邁此大罰乎棺槨
衣衾雖有儀能盡美而有壬爲子病不能嘗藥終不得
視舉尚名爲人邪古人謂勿之有悔如有壬之悔非死
不能已也有壬及事祖妣夫人獲奉考終後廿年父兄
繼失荼毒雖極而夙夜堂上身心有屬今仰而望之無

一人在上矣追念配德寔四十五年生五子二女有恒
大理軍民總管府知事繩繩天長女適編修官趙彝將
同入京先廿五日卒病其基此乎幼安貞將歸人者後
廿四日卒天禍我家何其酷也孫男二寶山燕山女四
明年五月十六日祔安陽武官原先公之墓初太夫人
妣武氏若外祖考諱清外祖妣石氏皆老吾家萬寧公
無子沒海南求其柩歸俱葬江夏治命當反鄉里謹奉
而襄事焉敢述先德且聲不孝之罪傳爲子孫戒焉嗚

呼痛哉天地有窮而此恨無窮也

亡兄大理知事公墓志

公諱有恒字可久彰德湯陰人曾祖諱信祖諱毅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高陽郡侯祖妣宋氏高陽郡夫人考諱熙載從事郎會福院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庫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高陽郡侯妣高氏封高陽郡太夫人先公爲貧仕祿入甚微廉淡樂道不知治生公幼從至鄂種學緝文通蒙古書未冠

即奮勵任家事稱貸廢居備水陸艱苦當途薦茂材除
大寧路學正擢大理路軍民總管府知事驛符偕勅至
公謂遠出不能爲榮不若治生以爲養也由是不復畱
意於聲名矣先公之喪哀毀踰禮去大祥二日卒於鄂
天曆己巳二月二日也疾革曰我才四十五數何短邪
事母再一二十年不爲多也今不得事母矣嗚呼痛哉
先公年甫強仕即得公力遂斷家事每當赴調公輒代
行山川崎嶇旅食蕭索不知也佐湖廣省理幕再至鄂

公習風土便薪米因葺居焉有壬應舉歷官奔走無寧
歲仰事之重非公不能出也先塋襄事侍太夫人居鄂
困庾之積鮭菜之微莫不有備己巳庚午之荒一門老
幼賴以無餒公氣和而中剛斟酌世故曲折詳盡儉於
自奉而豐於親朋早夜克勤內外秩秩娶李氏先卒一
女小茶靜慧絕異繼狄氏集賢直學士文忠女無子先
公嘗令養弟有儀子寶山公既卒太夫人遂命後之初
有壬登第季有孚方學公曰汝能繼兄當作雙桂堂有

孚果登至順庚午上第有壬爲兩淮轉運使遂叅議中
書省事加恩二代皆公之願惜不及見也我彰德公自
穎來相積善未享先公太夫人承以碩德乃五子二女
公其長也在親左右之日校有壬爲多古人生願爲兄
之意蓋有契焉顧奔走四方廢溫清定省萬鍾千駟果
何有哉公之遂此天厚之也然以孝友天至而不終子
職使太夫人高年反服又若天之甚薄者天可問乎使
公壽考則一門老幼可坐而無慮吾兄弟放浪四方可

無內顧之憂而公之所以成就者可勝言哉公爲子而能子齊家而家齊視食焉忘人之事者有間矣人之生世不獨官可行志也天降酷罰太夫人奄逝以至順三年五月十六日祔安陽武官原先塋公從焉懼其善之泯也忍痛輟泣而志之蓋至哀不復文也

亡室高陽郡夫人趙氏志

亡妻趙氏諱定永平樂亭人其先在金累世擢科號進士趙家曰充者登大定廿五年第終盧龍縣尹子震至

寧間及第蔚州軍判軍判之孫兼善倜儻不羈日本之
役諸兄爲省僚慨然從行大風舟敗冒白刃掇兄出掾
憲司行省與長官齟齬輒棄去爲景州教授而卒嘗曰
吾力學爲校職使人稱先生是不墜先業志願畢矣介
直嗜酒嫉佞若仇故所遇不合娶戴氏生夫人端靜柔
懿舉族異之嘗有象過門鄉里空屋蔽垣諸女郎僵走
邀看夫人才十三竟不一出時大家以詩禮名者聞之
爲其子求昏先生曰吾與世偃蹇栖栖獨三女而此女

最賢且術者言當郡國封若世雖大若子未可知也其
家恚而謝之有壬未婚走四方辟山北憲使庸齋劉公
有人倫鑑與先生厚一日招飲賀曰府尊屢書爲君擇
昏君之昏未易擇也今真得矣毋嫌不告此實府尊意
不可失而此昏尤不可失也先生亦欣然曰吾得壻矣
况庸齋媒世無有也好言遂合皇慶癸丑五月乃歸於
我每以未見舅姑爲恨南臺覲省有日而督召復北夫
人至垂泣真意有不可揜者先公太夫人入京始得行

婦禮女工復盡巧綴太夫人稱善事焉平居服澣補弊
一縑不自用時有賜給悉留以獻先公之喪夫人力疾
蒞事送厝所十里不車幾斃焉歲時祭祀寢食必廢主
饋未嘗以涓粒私其子視子妹如弟兄奩珥有需傾委
不靳與娣姒居無間言入吾耳始封恭人當進縣君皆
以讓吾祖妣宋夫人夫人素多疾天歷二年九月十七
日卒於鄂年三十有四太夫人如失愛女有壬爲服齊
衰期焉初先公既棄諸孤幼妹未有家夫人誓言當盡

簪珥奉之以養姑志以恤其無父勿使人謂兄不如父也嗚呼斯言丁寧猶在吾耳也夫人孝慈敬勤宜享福祉而壽乃止此邪歸凡十七年未嘗遠相離惟應舉來江南涉十月爲最久相從歷九官山川跋涉貧乏辛苦每同馬官任雖劇俸薄食衆夫人衣飾每不給未嘗少動於心予爲轉運使祿入稍優而夫人不及見矣夫人生失五子一女卒後又失一子予年將半百憂患纏繞夫人有以知我之心爲何如哉一子燕山能讀書矣女

順茶姆謹視之繼夫人趙氏子之如已子夫人可無憾
矣至順二年六月追封高陽郡夫人明年月日墓安陽
武官原從先塋禮也爲之志曰

惟性於貞胡嗇以齡兮惟孝於姑乃貽以荼兮其儀可
母子弗覩兮拮据成室不同適兮佳城埋玉夢則髣髴
兮目存耳言終不可謾兮

亡妹趙宜人志

泰定丁卯二月先公尚書府君諱熙載捐館京師既祔

先塋太夫人高氏視諸孤居鄂是歲十二月妹宜人諱
異貞從其良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趙彞自洪州來弔
彞官京師宜人疾作不能亟歸有壬爲轉運使揚州太
夫人篤於愛母子不能離且以有壬室未有繼年高目
力不洞妍媸宜人亦謂我溷兄久願擇嫂以報至順辛
未遂俱至揚俄得卜趙門趙居金陵侍太夫人得畢其
願焉未幾講疾五月一日卒於揚州年三十有六有壬
暨弟有儀輟哀治事棺槨之美衣衾之備傾城府官吏

士民哀送儀衛之盛太夫人見之割不可忍之愛而亦
爲之稍釋焉惟許氏爲穎著姓大父彰德府君諱毅始
徙湯陰淳德起家先公仁孝太夫人懿德克生賢女而
我祖妣高陽郡夫人宋氏柔靜淳淑貞節著聞宜人及
事之起臥與俱故性行尤相類幼不游戲未笄尊稱衣
履皆出其手先公太夫人在撫州更疾獨宜人與弟有
孚侍勞苦備至迄平復始解帶既歸趙太夫人如失左
右手事姑安陽郡太君得懽心其客我也念違養不釋

口質簪珥爲貲以寄寒暑履物不絕待介婦有禮視前
室子誵誵自幼及冠人不知爲異出趙族大口衆老臧
獲尤難御稱無異詞先公以宜人質美輯女教書授之
宜人爲婦爲妻爲母舉無悖也彛官七品得封宜人今
名日起官日大宜人宜均其榮而一旦先逝天之忍乃
若是邪一子繇繇實生我家得奇疾太夫人屏絕家事
盡瘁保育幸愈而健有壬罪大惡稔太夫人暨幼妹相
繼傾逝逾月彛至哭曰相我者世不復可得矣太夫人

常子我我制雖總也同舟至九江以神主暨二子去嗚
呼痛哉命果至是邪抑醫藥之誤邪將金陵之行觸新
暑疲起居以致疾邪兄不能盡友愛而乃以私禍吾妹
邪窮天地亘古今之恨萃於一身矣明年二月二十日
墓安陽原從其先塋彛請志之嗚呼予尚忍志予妹也
夫沈痛隕絕書其槩而刻之

擬毀壁

女弟諱安貞生戊申十二月廿九日幼多疾太夫人高

氏疲心殫力調護有成人寡言笑坐終日不見喜愠
食飲美惡早晏自幼不經口先尚書公訓以女教警悟
強記遂通其說又能楷書組繡裳衣各致其美見諸嫂
理家即善握算父兄祿入悉付之出內無毫髮失慈訓
日益性習俱至故女德近備焉生最晚太夫人尤篤愛
至順辛未春在揚州卜擇始諧柔日將至而趙氏姊卒
太夫人復遽見棄妹素孝敬值此荐凶哭出輒殞時又
大疫遂成疾十日而卒六月二十日也明年五月十六

日墓安陽武官原先塋昔黃太史爲女弟賦毀壁因抒
其意以極吾哀以志其墓焉

玉在石兮多瑕得維瑜兮成復嘉可聘享兮禮天弗一
試兮胡毀旃濟濟美兮世艱女懿兮亦然撫育兮既堅
姆傅兮既賢歸之易兮才違擇之過兮後時嗟嗟父母
兮終始難之厥施不棄兮誰復敗而孝敬有素兮母姊
長辭時雖不疲兮亦將自摧侍媵在室兮奩儀夙備留
之益傷兮棄復無地江之水兮東流淮之山兮幽幽旅

鴈噉噉兮窮猿啾啾汝來何愉兮汝去何尤洹之水兮
先塋相之土兮先里汝竈有位兮父母孔邇不婦於人
兮終女於家是亦汝志兮我徒爾嗟瓊芝月露兮與汝
俱潔汝兄淚盡兮哭汝以血闕

歌行

瑞蓮歌

并序

圭塘落成之明年歲次己丑七月既望吾兄中丞公與

客小集塘西南雙洲前產瑞蓮駢花亭亭異蒂同跗殆
陰陽和氣鍾爲禎祥天以慰老臣錫眉壽而昌子孫也
惟公高科起家致位承弼贊化機培善類三十年矣謝
事來歸田不足供伏臘而林塘栽植竭力資之蓋欲靜
觀四時生意之妙與造物者遊而積善餘慶吉事有祥
嘉瑞之見理亦宜哉有司欲以上聞公退然不居而好
事者繪爲圖矣有孚退而閱史唐開元至宋紹興四百
年間僅十七八見表箋歌頌逢涌沓作雖不奏祥瑞乃

公素心然游泳至和詠歌太平不可無也乃爲之歌曰
圭塘活水分清洹主人嗜好同先賢蓮根培植未踰歲
孰謂一旦生嘉蓮初疑霞臉影附鑑又似絳幘了分鬟
幻成綵鳳翼自比琢開香玉環仍連李唐以來具圖表
趙宋奏賀尤駢闐我元聖德極涵育瑞應只許書有年
嘗思至正辛巳夏吾兄實握綱轄權廣寒殿下太液池
亭亭並葦薰風前守臣有請願馳獻獨以義折煩便便
歸來對此蹄涔水肯將異卉誇里廛吾鄉自昔號多士

諸君巨筆如脩椽僉言此事閭里榮歌詩脩與圖俱傳
身閒意適物乃寓園林何必皆平泉天公端爲表餘慶
慶緒日與絲綿綿芳蓮有子風味好不待食藕沈疴痊
關

其二

相攸西郭濱吾洹老病宜退非遺賢平生竊慕君子德
池上種竹池中蓮蓮今胡獨出奇異聯房藥簇金絲卷

二妃同體面目異七澤移種根株連書祥史籍見歷歷
走觀士女來闐闐人言培植久方盛一泓䟽種未及年
自知不作駭俗事茲焉誰握生發權形容敢勝周子說
胚暉又在太極前亭亭照影欲輕舉凌波微步俱清便
倦游夢不到玉井歸來老屋安一廛小池偶爾薙蕪葺
池上敞亭才數椽酒從鄰貰已多債詩取意適誰令傳
天公特與慰岑寂嘉瑞湧出如醴泉卯君有倡阿買和
僮歌況復清且縣欲爲表頌非飾美奈此嫩痼誰能痊

予心真樂更多有傍花隨柳在前川

闕

其三

太行山下溪名洹洹溪主人今得賢石渠分溜入方池
種出萬柄紅白蓮就中一茄發挺特艷粧雙出雲髻鬟
有如二女降嬀汭翠裙紅袖相牽連岐分駭目未信宿
里傳傾耳何喧闐波神有爲獻嘉瑞要並太史書豐年
主人謙德不敢有福善自是天行權亭亭植立萬花表

可人適在亭之前日酣欲語嬌轉姹風動似舞尤輕便
一時圖寫溢紈素十日車馬空市廛昔日萸萸曾表異
乃因土階與采椽景星鳳鳥豈常有考信前史真宜傳
醴湖蕪塞不復見而今乃濯圭塘泉禎祥奕葉定不斷
藕絲萬縷相纏繚幽人到此自怡悅膏肓泉石尤難痊

關

圭塘十二詠

景延堂

我兄壯歲辭寵榮投閒願與叔堅友異世懷抱若合符
研窮經奧蒙發節勲業寧應校短長肝胆相照無前後
堂前種竹堂後桑桃李蹊中間官柳太行千仞列崇臺
洹水一枝來小淩烟霞從此聚軒扉松柏自然生部婁
雲霓功斂且歸休天教景物娛耆耆魚躍鳶飛觀化機
高下洪纖俱不偶尋春信步過西蹊小憩徐徐開北牖
無人鼓枻自拏舟有客問奇從載酒神仙何用叩荒唐

天地應須究高厚四時佳興惜親朋一飽安能忘畎畝
醉吟自是慕香山亦有言似迂叟我兄不答俱掀髯
風月無邊共長久

冷然堂

有客有客衣翩躚遊不乘輿坐不船屏翳爲駕霆爲鞭
巽二除道飛廉先廣漠之外無物前飄飄歷覽俯大千
何物九點齊州烟蓬萊塊塊呼羣仙天根月窟互回旋
孰其主之孰其傳漆園持論玄復玄機鋒一發驚四筵

扶搖九萬遑息肩夫何旬五邁言還我方簣土臺泠然
斥鷃乃與鵬鵬聯有時大醉登其巔羲和叱馭仍畱連
從容席地更幕天御氣無待知何年我臺回首真蹄筌

嘉蓮亭

池亭茲落成問客何以爲亭名嘉蓮適產池亭下客笑
請以名池亭軒窗面面納新旭並蒂作花映波綠允懷
春陵翁胸襟澹冰玉從知嗜好有人同因其淨植淤泥
不能辱澹然君子心可與共幽獨駢頭妖嬌麗穠粧二

喬亭午睡初足亭名取義殊聊以自娛目

安石院

景延堂東閒隙地方平幽潔墻四周等閒草木盡屏斥
歸然中植安石榴花殷猩紅照朱夏實作玳瑁懸清秋
風吹絳英任顛倒千葉齊綠中夷猶圭塘開院寄游息
對此終日疲應酬偶然不悟命名意競說億萬蒼生愁
酒酣舉手謝衆客願效瘡痍爲身謀區區若用究根柢
論詩當取王荊州明朝有意載酒至攜妓又效東山遊

松竹徑

瑟瑟君子竹亭亭大夫松有策可醫俗無夢思封公主
人不夢更不俗二友相從出幽谷枝筇納屐日往還飯
飽茶餘笑捫腹尋詩肅客不憚煩迂迴恐踐苔痕綠風
來聲似奏笙簧日轉陰宜覆醺醺豈無蒼蓋凌烟霞愛
茲翠葆光交加有時展席俯秋水亦復信步觀春花最
憐盛夏不知暑披氎仍宜雪花舞泣岐誰更念楊朱開
徑吾方希蔣詡歲寒節操堅自持心事諒匪庸人知柴

門反闕無俗駕麴生時共相娛嬉世途憶昔備艱阻鳥
道羊腸何足數歸來纔是履康衢泉石多應聞此語坐
要明月與清風絳雲縹緲香溟濛吾山不比終南峯吾
徑直與桃源通

桃李蹊

昔人種桃李往往自成蹊我今就蹊上栽樹隨高低橐
駝獻精藝髡削如條棧根舒深布土濬溢旋封泥滋榮
藉圭塘分流始洹溪春風倏潛達枯枿呈端倪風日激

怒長及辰花已齊。緬懷謫仙人。美酒日幾罍。不比黃娘
家。江畔勞攀躋。靜觀悟物理。乘興壺亦提。永言念疇昔。
栽培數難稽。榮枯固有時。零落何栖栖。豈如來山中。相
從養交梨。使我顏色好。用詫舉紫妻。桃李雖不言。吾蹊
勝沙隄。夢斷玉珂月。鞋襪扶青藜。

雙洲

吾聞東海之上。有十洲。羣仙出入洲上頭。瑤花琪樹聚
麟鳳。不與塵世同。春秋吾池不啻涪。蹄水孰謂蓬瀛敢。

相擬獨憐亦復惝雙洲雲霞業岌烟波裏飛橋子午凌
空虛朱闌綠柳陰扶踈亭臺倒影山色好四顧彌望皆
笑渠清風爲賓月爲友但恨不將池變酒恍如乘槎泛
天河又疑身在無何有從知雲海空復空仙凡一笑將
無同浪遊不必訪弱水人間亦有蓬萊宮吾儕小人可
惜無仙骨由來二洲不是池中物

孤嶼

生平樂山性不爲仕止移更愛山在水從人笑吾癡簞

土仍累石鑿泉或開池竭來桑梓間擇勝林塘宜一治
五畝闊孤嶼方丈危圓嶠宛成島神山俄就規航船時
獨泛絃管環相隨突兀螺髻鬟燦爛盤玻璃天心秋月
朗水面春風吹蓮開水香旦鶴唳霜晴時撫景恨遲暮
觀物知盛衰永作窮日樂孰識徂年悲憶昔洞庭埜順
流彭蠡湄快哉金焦遊密與蓬瀛期念彼波浪惡理此
舟楫歆豈如還鄉榮聊復觀兒娛求仙付公等濟險真
吾師幽棲謝羈絆淹留惜盈虧鷗鵬自高舉燕雀安能

知勿謂池嶼小芥子藏須彌

柳巷

種柳圭塘路行行便向榮雨晴羞眼澁烟煖細眉橫色
比金猶嫩枝看翠易盈林疎無繫馬葉接有啼鶯線亂
柔條裊羶鋪落絮平尋詩常獨往送客或同行歸院塵
難到還家月每明止通陶令宅不接亞夫營京兆時非
昔平康夢自驚陽關休疊曲司馬易傷情但恐春回馭
仍將酒解醒託根因勝境由徑得嘉名莫訝公休吏詩

成句未精

菊壇

平生惜花心秋香菊偏好西風催作花晚節霜可傲綠
葉花長身青幢擎大纛區區盆檻間何足相慰勞簞土
築高壇三級磚以堦維黃鎮中央紅紫間白縞錦繡燦
天成栽培盡人巧處士晉風流將軍漢票姚茲焉遂盍
簪宛若相聘頻譬彼野遺賢登崇至廊廟期以治而安
希爾壽而髦佇令隱逸歌俱是昇平調抱甕學圃人奮

礪堅厥操朋游詫奇觀風露難徑造就之酌美酒杯行
再申約號令素嚴明違者大白醕孰敢掇其英陋彼東
軒嘯肅肅景高寒顥顥肯傾倒儼如虎帳中何緣落烏
帽

藥畦

皇元四海同壽域蹇予生年值大德養生治病更茫然
弗曉良醫解醫國竭來鄉里營園池園平如坻池如圭
栽花種竹植桃李餘地畝許界爲畦於時風日正清美

歲事豐穰足生理林慮山人偶相謔此土此畦宜種藥
便令健僕入西山計品尋苗恣移掇黃精地黃遠志同
歸朮蒼白芍藥紅參苓芝芎及杞菊赧肩披霧母損叢
區分類別密培本開渠引水恒憧憧東君忽爾傳春信
生意津津看滿徑濟時有效未能施地下名公誰與問
但存方寸濟生心更別君臣明至論

蔬圃

有池可汲園可斲拂袖歸來心願足自甘學圃爲小人

愛此菜茹無苜蓿元脩雨後脆且腴諸葛數榮發濃綠
 蘿蔔生兒芥有孫芋魁出水頻澆沃罷鋤時或釣池魚
 隱几何曾夢蕉鹿既無抱甕老翁勞亦免趨炎脅肩辱
 吾嘗寓甲第紛紛厭梁肉吾今且烹葵食鬱雜莖藪彼
 紫駝峯出翠釜爭如菰韭侑炊粟五侯之鯖世所貴五
 辛之盤吾亦欲庸人皆被富貴熏或羨吾饗是清福但
 令此色毋駐顏雋味鬻根充我腹三年不窺慚仲舒吾
 儕何可輕樊須九月築塲十月滌連年藉此輸官租

圭塘小藁續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三百二十七

集部

圭塘小藁附錄

中書叅知政事許公文過集序

吳全節

延祐天子遵世祖成憲詔天下以科舉取士自是中外
百司鴻儒碩士日多文運益昌矣然由科舉而入相位
者公一人而已公天資高爽豁達有氣義著爲文章有
光燄溜溜乎高屋建瓴水於世教且深有關焉理政之
餘下筆即成章日計數十篇曰臺曰省余所目擊而心

慕者也元統二年甲戌公拜治書侍御史扈從上京時
余亦從大駕暇日輒相過清坐移晷公錄示近詩一十
八首典適雄贍皆佳製也余嘗一一和之詩文往復迨
猶通家後至元三年丁丑余以疾留燕公又以叅大政
而分省上京夏五月賦詩見寄情律兩至讀之恨臂不
羽雖五次韻以答終不若日相承之爲快也秋八月公
還燕賓客過山中每每誦上京佳什不釋口一日謁公
公出示巨帙一百餘篇觀之信乎傳者之不誣體物紀

事寄贈題品各極其妙層瀾峻峯大音雅操沛然自得
皆六義中流出自顏之曰文過集嗚呼公可謂知所本
者矣世之淺學庸見之士有一技一才即中矜外馳肆
其誇詡公博洽高古藏之不形又且以過自警其旨淵
矣其度前人遠矣古昔聖賢致力於過之一字良有以
也大舜之舍己從人斯無過也大禹之聞善言則拜斯
寡過也顏子之不遠復斯不貳過也子路之聞過則喜
斯勇於改過也此聖賢學問之要切是以千載垂無窮

之聞因誦公之詩遂知公之學之造上不愧於聖賢下
有關於風教尚何文過之云哉書以序之

又

王沂

激者辭溢夸者辭淫事繆則語難理誣則氣索人之情
也乃今中書大叅許公上京諸詩婉麗而清深峻潔而
春容斯大雅君子言符其德者也文過云乎哉公平居
循循不忍忤物至當大議斷大疑則勇敢直前賁育殆
不及故有所不得言言之無不盡有所不得爲爲之無

不至言之而不從也爲之而不能也曰吾義止於此古
之人皆然文過云乎哉往時沂羈游上京見山川之雄
渾宮室之宏麗物產所宜風謠所尚欲模寫其一二殫
精畢力竟莫得一語今公於沂所欲言而莫能者得於
機務之餘笑談之頃沂是以愧公而又自愧不得聞謦
咳觀揮洒以警發憤憤也雖然憂深則慮遠誠至則語
迫命題之意殆出於此而沂區區方以詩之工拙論所
謂淺之爲丈夫者歟由是知沂之愧於公者不特其詩

也

又

歐陽玄

本朝儒者參豫大政而以詩鳴者吾得三人焉其一金進士其仕當南北混一之交其風猶有金源之風其一齊魯世家子所與居游又多京國華腴其詩自有富貴之氣及南渡江漢詩乃清厲其一家本梁趙流寓荆楚簪仕并營其詩蓋負豪爽之資每北度居庸詩益奇雋蓋安陽公也三參預皆有治才詩其餘事而以鳴者人

多其有餘力也至元三年之夏安陽公扈從上京賦詩
百廿餘首名曰文過集向予所謂奇雋者殆山川之助
歟公才刃縱橫無少凝滯氣機出入雜以譏評用之於
政於文皆然獨是集題曰文過余未然之明良賡歌昉
於臯陶聲律依永教於后夔世稱相業莫先臯夔曾是
以過乎公屬余識之題而歸其集

又

謝端

文過集者今中書叅知政事知經筵事許公所作詩也

公以五月二日扈蹕出大都八日至上京至八月還詩
凡百餘首可謂富矣公由諸生起家踐敗臺省致位執
政遭時清明遇事或不能盡如其志故自名其集曰文
過以志其所感然端承乏翰林亦嘗得豫廟堂大議公
於事有不可輒危言極論畫其後利害當何如聞者爲
竦立雖時有從違而天下則有陰受其賜者矣言在我
繹與改在人雖聖人不能必也公果有過歟公爲文精
敏絕人春容大篇未嘗有窘急之態在他人噦心剗胃

而公從容有餘故自始至及歸僅八九十日又以酬機
務接造請之餘出其所有已若是之富非精敏者何以
致是公之詩麗而有則諷而不迫不矜持而莊不纖悉
而贍蓋和平之音也集中若憫松若上京十詠柳枝竹
枝諸歌及酬端雜詩十二篇觀者雖未至灤水之陽而
其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在目中矣抑走聞之天下之
善奕者其待拙工有二策其一則姑假借之以與之劇間視
拙者布子不當其所時爲指示授之以攻守之要拙者

藉是亦有所進其一則以拙者非吾敵吾豈屈所長以
與角逐怒或覆局以去公有別業在江夏端之環堵之
室相距裁二百舉武待公他日得謝而歸將撰杖履從
公之後公或振紙揮毫從旁丐其膏馥以自薰則善奕
之二策公有以處我公相人字可用延祐二年進士乙
科是為序

又

揭傒斯

相下許公早以經世之學擢延祐高科自是登崇臺坐

華省文章譽望滿天下矯然爲當今名臣而去年之夏
扈從上京凡志有所不得施言有所不得行愁憂感憤
壹寓於酬唱積所爲詩多至百餘篇遂名之曰文過集
過非可文也非其過而飾之文也惟許公其學富其位
尊故其氣雄其才大其憂深故其說長韓退之云方今
向太平元凱承華勛吾徒幸無事庶以窮朝曛此痛哭
流涕之辭也過乎過乎千載之下必有爲之長太息者
矣

神山行藁序

陳旅

中書左丞安陽許公昔叅大政得請歸江夏請謁雜還
乃避暑於其友今江淞檢校徐君復初神山別墅既以
謝客且庾文逋畱山中廿日早起作文諸生謄寫一再
刪竄即已若劉平章碑綜覈峻潔雖四千言豐而不餘
他如懷坡樓記靜庵記諸作凡十五篇莫不造其極而
必其可傳焉詩則或坐或行於紙於壁或口授諸生凡
四十一首初不經意而天機所至警拔精麗有覃思所

不及者旅觀公在政府執掌至矣而著述不廢則山中
之作特從容遊戲爾夫文不貴乎敏而貴乎精敏而能
精不亦益可重也哉公位彌高而學彌進文益昌而道
益明旬日之作若是平生著述可知已吾儕小人可不
勉乎

圭塘記

歐陽玄

圭塘者中丞許公別墅之所營也塘之上有亭有堂有
臺而總之曰圭塘者斯堂之景可以都別墅之勝也曰

圭塘何塘之形本豐而末橢象圭之終葵首因命之曰圭也塘舊爲康氏業在相城西距許公城里第可二里許公閒居出舊所得賜金買之塘可五畝強餘地通廿畝而廣取道將至別墅夾道植柳名曰柳巷罄折而至門門扁曰圭塘外有疏圃入有湖石山山之後有菊壇古有盟誓者爲壇藝菊而壇盟晚節也壇之北有堂三間東西舍各一庭中雜植花果中堂扁曰景延慕延篤之賢也延傳在范史人品與徐孺子郭林宗相亞而能

研窮諸經雅奧又似過之景本訓大近代好僞景慕猶
他經傳曰善曰多曰嘉三字皆靜脩辭者作動字用之
善即獎多即侈嘉即歎咏也堂之東有安石榴一株因
名之爲安石院院之東爲藥畦其西南隅爲臺其顛蓄
石爲楯名之曰泠然漢人言神君至則泠然以風登者
憑高而望近則趙魏平陸千里遠則西北太行諸山令
人泠然有御風往還之意也然後菊壇之東別闢一徑
稍北別爲衡門入門循徑而西至圭塘水深可舟滿塘

皆蓮作亭於中絕流爲甬道納橋達亭上夜則撤去亭
成有蓮一蒂兩花生之因名爲嘉蓮塘四圍樹以梅竹

松菊桃李爲三徑衡而重行四時香色相禪人行蔽虧
間波光樹陰人影間錯如遊罨畫溪也亭之西爲雙洲
洲對峙中爲小橋穹然子午相貫又中折而東之以達
亭亭之東爲孤嶼路不與亭相通欲往則命舟也舟穩
若畫舫或篙或棹往來塘間惟意所適公昆弟翁季賓
客留連觴詠竟日忘歸城中之人見公出必之圭塘逕

逞載酒攜樂而從之酒酣賦詩度曲頃刻成什已而倡
和盈卷傳之四方於是唐王氏輞川宋洪氏盤洲不是
過也歲庚寅冬附書江右賈客劉敬忠不遠數千里至
清澗山中屬余記之書至之日適有召命迫促就道諾
之而未暇作也壬辰秋叔子可行來京師奉圖及書徵
諾責而余被旨賜歸矣將行乃記之昔魏君立沼上顧
鴻鴈麋鹿謂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對曰賢者而後樂
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孟氏斯言雖以發其陳善之

端而理實然也賢者心不役物故觸目之勝能會以心
不賢者遑知所謂領悟哉君子有九能謂之德音然後
可爲大夫建邦能命龜作器能銘升高能賦皆是也公
於是役也位置之巧營繕之工使司卜築於有邦神必
協之猶矣觀其華扁疊見佳篇立成作器而銘升高而
賦能孰加焉世之豪有力者倣公爲園池無禁也之賢
之能果易致乎余之記斯塘也猶美公有大夫之能以
濟賢者之樂樂雖盛於一時而事可傳之百世也雖然

賢能之於斯世不克盡乎竹帛而致乎林塘愚固不識
司造之生賢能使之施用而止是歟故願陳君子出處
之大誼以告圭塘之主人云至正十二年八月初吉圭
齋老人廬陵歐陽玄作圭塘記書於京城之慶壽禪寺
松樾軒

景延堂記

張翥

御史中丞許公之家園在相城西距西山百里而近前
無蔽望盡見雲嵐巒岫之勝洹漳漸流以池於中外則

種柳成巷委折而入首爲圭塘次爲菊壇又次爲景延之堂堂高而明窗而清俯納幽閒不簡不靡其後崇臺虛亭華軒藥圃松竹之徑相通若環映帶蔥蒨可以怡神可以欸賓舉園之勝蓋專於是堂矣公之介弟可行示僕以圖且俾爲堂之記景延云者其義蓋上友於漢篤也愚因竊有論焉昉延之歸於家巷也其友有欲令公卿引進者延聞廼止之以書其概自言昧爽而坐客堂朝則誦義文之易虞夏之書覽仲尼之春秋夕則詠

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灑乎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已之有軀也又曰且吾就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三復斯言延之自視爲何如哉公之取友義在於此然其同否則不能無辨也若乃博通經史能著文章孝廉之舉進士之第二公之學是則同政用寬仁憂卹民

黎其由侍中尹京兆與由法從丞省臺二公之道是亦
同暨乎逍遙於家知善所止而娛心於論著二公之蹟
是又同而所不同則時也若延以王佐之才立昏亂之
朝弗克少展視公之世遭清明光輔聖君措諸事業不
負所學其相去遠矣詎可同日而語哉詩不云乎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維君子脩諸已而已非必斯人方駕於
塗也至其所歸蓋亦異世同軌焉且相之先賢忠獻韓
公退自政府作醉白之堂於私第而眷眷有羨乎樂天

百世之下聞而知者孰不起慕其聲光矧公生於畫錦
之里顧乃歛然不敢忠獻之是附推其大較而自謂延
氏之次然則公之取法其得醉白之名之意歟嗚呼功
成身退達天之道古今其幾人哉時至正壬辰歲季冬
除日河東張翥拜手作於京師明時里舍之虛游軒

雙桂堂記

劉岳申

相州以殷王河亶甲所居故名其縣湯陰又爲周文王
演易之所歷代以來名世之士多出其間故人會福院

照磨許君獻臣家焉君有子四人仲子有壬登延祐乙卯上第累官爲兩淮鹽轉運使季子有孚登天歷庚午上第初爲湖廣儒學副提舉官樹雙桂堂其鄉以顯其親以勸學方來甚盛舉也初會福官臨江時嘗爲予言長沙有書數千卷教子讀之吾將老焉臨江別去而可用擢高科登臚仕前年武昌別可用而可行明年遂踵武其兄余見會福歷官中外不過幕府而廉能欲過大官又聞其冢子大理君善治家教其弟曰家事一不以

累吾弟弟讀書應舉一無憂家事幸乃俱第當以雙桂
名吾堂弟勉之大理之言至是而信堂成而大理不及
見之可用遠徵予記余惟斯堂固可記而許氏所可書
者不止此爲許氏所可願者亦不止此余著其大者始
會福生七歲而孤母宋夫人年二十有八自誓靡他會
福既長爲綵衣堂以奉夫人畢盡所以爲歡者以養夫
人守志四十七年而後以考終會孫婦趙當封讓封爲
湯陰縣君進封高陽郡君余見可用居大理之喪如喪

會福高夫人晝夜哭爲少衰又見可用有妻之喪高夫人哭之慟曰是孝於宋夫人當讓封者又善事我善友娣姒賢婦也率冢婦以下皆慟可與可行爲位而哭曰嫂善事余母余何以止余母之哀可與可行皆慟嗟夫許氏孝友稱世矣今之雙桂皆以孝友稱於鄉者也而孝友豈徒比一鄉擢一第効一官以止今之雙桂固昔者綵衣之積也於是斯堂爲世綵之堂矣可用立朝有大節濟世有大志光明俊偉能以令名始終之者也可

行自此而升母忝會福無負大理母下兩淮以蚤有譽
於天下以從其兄衣綵而登斯堂然後使天下之爲人
子者莫不以許氏榮其親爲勸然後天下之爲人親者
莫不以許氏之教其子爲法將見許氏孝友行於天下
矣此豈可與尋常青紫拾芥者同年而語哉又豈不爲
大理名堂之至願闕樹宅里之厚望國家設科目之良
法美意也歟傳曰故人樂有賢父兄也余既喜許氏父
兄之志有成又嘉其子弟之才皆有聞也故樂爲書大

理諱有恒字可久官至大理路知事可與名有儀嘗爲
經筵檢討其孝友尤著於家云

送叅政安陽公謁告南歸詩叙

歐陽玄

始余讀詩至考槃其辭曰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
歌永矢弗過如鄭箋云者是何賢者去國而自誓之辭
一至是邪他日又讀詩至白駒其辭曰皎皎白駒食我
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然後喟然嘆曰周家忠厚之
澤至是而未衰也夫賢者所乘之駒苟愛其人而不欲

其去則係之可也何至羅之以食苗而將以咎其從者
歟是雖託辭也審如是賢者之處此不既難乎在人
之常情留之苦則去之難去之難則懲創之也深考槃
之誓其或然矣又它日讀詩至狼跋其辭曰狼跋其
胡載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則又喟然嘆曰乃
今知考槃白駒絜言賢者之去留若夫善言大臣之
進退則是詩其庶乎且周公在當時跋蹇甚矣詩人
不歸咎乎時但言公自遜其美者大者焉故能安重
舒徐見於外者

如此烏虜爲是詩者其深知周公而又深愛之者歟安
陽許公執政之五年以疾在告而天子眷顧師臣勉留
凡五六閱月始受之代在廷百官不樂其去者又從旁
爲說以鼓之世之人唯知求進之難豈知求退之難有
如公者邪公自叅大政知無不言言無所諱其爲裨益
大體有天下之人所不能知而天子與師臣深知之者
至於臨事決議氣直而膽壯理明而辭辯不計言之必
從唯求已之無負而已故嘗論公求去之難有以致古

人白駒之畱者以是及其得去之幸或如昔賢考槃之
誓者亦未必不以是也有如君子之厚公公無愧於君
子狼跋豈二致哉嗟夫士達而在上則進退法周公窮
而在下則行藏師孔顏古之人皆然今以泰乎公之歸
大夫士相先爲詩余以同年辱爲序至元四年後戊寅
四月中澣廬陵歐陽玄叙

元史許文忠公列傳

許有壬字可用其先世居潁後徙湯陰有壬幼穎悟讀

書一目五行嘗閱衡州淨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背

誦無遺年二十暢師文薦入翰林不報授開寧路儒學

正陞教授未上辟山北廉訪司掌書登延祐二年進士

第授同知遼州事會關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孩嬰

滿道有士獨率弓箭手閉城門以守卒獲無虞州有追

逮不許胥隸足跡至村疇唯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呼之

民安而事集右族貪虐者懲之冤獄雖有成案皆平翻

而釋其罪州遂大治六年己未除山北廉訪司經歷至

治元年遷吏部主事二年轉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
廣東以貪墨劾罷廉訪副使罕札賽音至江西會廉訪
使苗好謙監焚昏鈔檢視鈔者日至百餘人好謙恐其
弊痛鞭之人畏罪率剔真爲僞以迎其意筦庫吏而下
撈掠無全膚迄莫能償有壬覆視之率真物也遂釋之
凡勢官豪民人畏之如虎狼者有壬遂擒治以法部內
肅然召拜監察御史八月英宗暴崩於南坡賊臣特克寶
遣使者自上京至封府庫收百官印有壬知事急即往

告御史中丞董守庸守庸謂宮禁事非子所當問有壬
即疏守庸及經歷多爾濟巴勒監察御史郭伊蘇呼圖克阿
附特克實之罪以俟十月特克實伏誅泰定帝發上都御史
大夫努展先還京師有壬即袖疏上之及帝至復上章
言特們德爾之子索諾木與聞大逆乞賜典刑其兄弟勿
令出入宮禁中書平章政事王毅右丞高昉橫罹奪爵
而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趙世延受禍尤慘皆請雪寃復
職繼上正始十事一曰輔翼太子宜先訓導二曰遴選

長官宜先培養三曰通籍宮禁宜別貴賤四曰欲謹兵
權宜削兼領五曰武備廢弛宜加脩飭六曰賊臣妻妾
宜禁勢官徵索七曰前赦權以止變宜再詔以正名八
曰特們德爾諸子宜籍沒以懲惡九曰考驗經費以減
民賦十曰撙節浮蠹以紓國用帝多從之泰定元年初
立詹事院選爲中議改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饑有壬
請賑之同列讓曰子言固善其如虧國何有壬曰不然
民本也不虧民顧豈虧國邪卒白於丞相發糧四十萬

斛濟之民賴以活者甚衆國家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以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爲務有壬折之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曰惟德行之擇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或懵不能識丁矣議久不決三年六月陞右司郎中其事遂行已而復寢獲盜例有賞論者多疑其僞有淹四十餘年羣訴於馬首有壬曰盜賊方熾求疵太甚緩急何以使人但經部使者覆覈者皆予官俄移左司郎

中每遇公議有壬屢爭事得失汎掃積滯幾無留牘都
事宋本退語人曰此貞觀開元間議事也明年丁父憂

天曆三年擢兩淮都轉運鹽使先是鹽法壞廷議非有
壬不能集事故有是命有壬詢究弊端立法而通融之
國課遂登至順二年二月召參議中書省事未幾以丁
母憂去元統元年復以參議召明年甲戌拜治書侍御史
轉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仍治臺事會福達嚕噶齊
鄂博藉丞相勢宿衛東官其行頗淫穢御史劾之鄂博

藏御史大夫家有壬捕而遣之九月拜中書參知政事
知經筵事帝詔羣臣議上皇太后尊號爲太皇太后有
壬曰皇上於皇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爲孫矣
非禮也衆弗之從有壬曰今制封贈祖父母降於父母
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
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豈所謂尊之者邪弗之聽中
書平章政事徹爾特穆爾挾私憾奏罷進士科有壬廷
爭甚苦不能奪遂稱疾在告帝強起之拜侍御史會汝

寧棒胡反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所造旗幟及偽宣勅
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爲邪意漢官諱言反將以罪中之
有壬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敵官
軍其反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廷議欲行古剗法立
行樞密院禁漢人南人勿學蒙古輝和爾字書有壬皆
爭止之重紀至元初長蘆韓公溥因家藏兵器遂起大
獄株連臺若省多以賊敗獨無有壬名由是忌者益甚
有壬度不可畱遂歸彰德已而南遊湘漢間至元六年

召入中書仍爲參知政事明年改元至正有壬極論帝
當親祠太廟母后虛位徽政院當罷改元命相當合爲
一詔冗職當沙汰錢糧當裁節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人
皆避之轉中書左丞二年囊嘉特青薩巴及博囉特穆爾
獻議開西山金口導渾河踰京城達通州以通漕運丞
相托克托主之甚力有壬曰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
爲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況地勢高下甚有不同徒
勞民費財耳不聽後卒如有壬言先是有壬之父熙載

仕長沙日設義學訓諸生既歿而諸生思之爲立東岡
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爲育才之地南臺監察御史茂
巴爾斯緣睚眦怨言書院不當立并搆浮辭誣讎有壬
并其二弟有儀有孚有壬遂稱病歸四年改江浙行省
左丞辭六年召爲翰林學士既上又辭監察御史累章
辨其誣俄拜浙西廉訪使未上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
仍知經筵事明年夏授御史中丞賜白玉束帶及御衣
一襲未幾復以病歸監察御史達蘭布哈銜有壬時長

短之奏劾甚力事尋白十二年盜起河南聲撼河朔間有壬畫備禦之策十五條以授郡將民藉以安十三年起拜河南行省左丞朝廷遣將出征環河南境連營以百數一切芻餉皆仰給之有壬從容集事若平時然十五年遷集賢大學士尋改樞密副使復拜中書左丞時以言爲諱有壬力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鬪志遂倡招降之策言多不載有僧名開自高郵來言張士誠乞降衆幸事且成皆

大喜有士獨疑其妄呼僧詰之果語塞不能對轉集賢
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階至光祿大夫有士前朝舊德
太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臂鷲禽以爲樂遽呼左右
屏去十七年以老病力乞致其事久之始得請給俸賜
以終其身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八有士
歷事七朝垂五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皆一根至
理而曲盡人情當權臣恣睢之時稍忤意輒誅竄隨之
有士絕不爲巧避計事有不便明辨力爭不知有死生

利害君子多之有壬善筆札工辭章歐陽玄序其文謂其雄渾闕雋湧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靜深實蓋深許之也所著有至正集若干卷謚曰文忠子一人曰楨

圭塘小藁附錄

謹按續集第一頁前六行穆蘭舊作木刺今改

附錄十七頁前二行罕扎賽音舊作哈只蔡衍今改後
倣此 前七行特克實舊作鐵失今改後倣此

後二行多爾濟巴勒舊作朶爾只班又伊蘓呼圖克

阿舊作也失忽都今並改 後四行努展舊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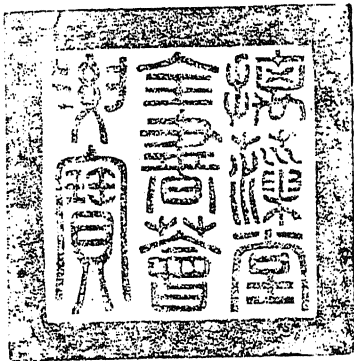
紐澤今改 後五行特們德爾舊作帖木迭兒

又索諾木舊作鎖南今改 十九頁前八行鄂

博舊作完卜今改後倣此 後七行徹爾舊作



撒理今改 二十頁後四行囊嘉特青薩巴舊
作囊加慶喜八又博囉舊作字羅今改 二十
一頁前三行茂巴爾斯舊作木八刺沙今改
前八行達蘭布哈舊作答蘭不花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騰錄監生臣楊省魯

財團法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